



大会

第六十七届会议

议程项目 33 和 34

预防武装冲突

古阿姆集团地区旷日持久的冲突及其
对国际和平、安全与发展的影响

安全理事会

第六十八年

2013 年 7 月 1 日亚美尼亚常驻联合国代表给秘书长的信

我提请你注意 A/67/875-S/2013/313 号文件，其中载有阿塞拜疆代表的信。该代表竭力企图歪曲和曲解安全理事会 1993 年有关纳戈尔诺-卡拉巴赫问题的决议、之后的主席声明以及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联合国秘书长和会员国的声明和意见。

这种工作方式的主要特征是经常分发廉价说词。它证明阿塞拜疆毫无能力为联合国各主要机构特别是安全理事会的工作作出贡献，其目的是要在本组织搞宣传，为其狭隘的政治和国内议程服务。阿塞拜疆当局不愿作出妥协的明确证据是，它就卡拉巴赫问题、武装冲突的根源、基本规则和国际法准则的理解、谈判进程本身散布了无休无止的层层谎言。

问题的实质在于，1991 年苏联崩溃前，纳戈尔诺-卡拉巴赫人民在完全符合国际法和苏联国内法准则的情况下，行使了不可剥夺的自决权利。冲突爆发的原因是阿塞拜疆领导人针对自决宣言采取了压迫政策，对阿塞拜疆的 40 万亚美尼亚人实施了野蛮屠杀和种族清洗，并对纳戈尔诺-卡拉巴赫共和国发动了全面军事侵略。

当时，阿塞拜疆的侵略受到了国际社会的谴责。纳戈尔诺-卡拉巴赫国防军打败了阿塞拜疆军队，挽救平民免遭灭绝。然而，阿塞拜疆仍企图以武力解决冲突。这一点清楚地表现在阿塞拜疆最高领导人反亚美尼亚的仇外和好战言论上。



阿塞拜疆的人权和民主记录极差，其专制制度广受批评。阿塞拜疆当局试图在国内赢得合法性的手段是，让阿塞拜疆人民信奉“我们的主要敌人是世界各地的亚美尼亚人”。

去年阿塞拜疆采取了严重挑衅行动，于国内美化因在布达佩斯以斧头杀害一名睡眠中的亚美尼亚军官而臭名昭著的 Ramil Safarov。对此，国际社会包括联合国相关机构曾予以谴责。

根据《联合国宪章》的规定，权利平等和人民自决原则是联合国 4 项目标之一，而国家领土完整原则是为实现这些宗旨而设定的原则。阿塞拜疆领导人歪曲国际法并违反《宪章》，将阿塞拜疆的领土完整与纳戈尔诺-卡拉巴赫人民的自决权对立起来。

阿塞拜疆的侵略政策破坏了明斯克小组框架内谈判所取得的进展。明斯克小组共同主席一再指出，军事办法解决不了冲突，有关各方必须使人民为和平而不是为战争作好准备。但是，阿塞拜疆却继续增加军事预算，并宣传对亚美尼亚人的仇恨。

根据马德里文件，也根据明斯克小组共同主席一再发表的公开声明，解决冲突的基础必须是国际法三原则，即不使用或威胁使用武力、领土完整、权利平等与人民自决权。巴库宣称卡拉巴赫是阿塞拜疆的一部分，否定了自决权原则。此外，它还散布军国主义言论，否定了不使用武力原则。巴库唯一接受的是领土完整原则，但采取的方式曲解了马德里文件，违背了《联合国宪章》。

目前正在明斯克小组框架内进行谈判。该小组是唯一经国际商定的解决冲突途径。然而，阿塞拜疆通过歪曲冲突的历史、性质和原因，试图让其他国际组织和论坛参与解决冲突，并启动了一些平行进程，阻碍了谈判进程。

明斯克小组共同主席已在确定《基本原则》和建立信任措施这两个主要方面作出大量努力。阿塞拜疆拒绝了明斯克小组共同主席提出的所有版本《基本原则》，其中包括分别于俄罗斯联邦圣彼得堡(2010 年 6 月)、索契(2011 年 3 月)、喀山(2011 年 6 月)举行的首脑会议上提出的最新版本。阿塞拜疆还反对共同主席在国际社会全力支持下提出的建立信任措施，例如巩固停火、狙击手撤离接触线、建立调查违反停火行为机制。

令人遗憾的是，阿塞拜疆一方不是真诚和建设性地参与和平进程，而是采取不断鼓噪宣传的手法，这一次的主题是亚美尼亚“不遵守”安全理事会 20 年前通过的决议。阿塞拜疆正在为其拖延谈判、指责调解人“工作效率低”的行为寻找理由，以阻挠根据共同主席建议达成妥协解决办法的可能性。

阿塞拜疆编写的 11 页“简要研究报告”只不过证实了亚美尼亚早先就 1993 年有关纳戈尔诺-卡拉巴赫问题各项决议所发表的声明。阿塞拜疆无法举出安全

理事会的任何文件要求将部队撤出 1994 年 5 月 12 日停火后规定的纳戈尔诺-卡拉巴赫周围领土。为什么？因为周围领土问题并非冲突的原因，而是冲突的后果。该问题是作为谈判议程的一部分，而不是象阿塞拜疆所力主的那样作为和平谈判的先决条件。正如共同主席所言，协定必须是全面的，否则就没有协定。尚未解决冲突的唯一原因是阿塞拜疆不愿和平解决冲突，而且一味破坏谈判进程，违背和平谈判期间商定的所有安排。

安全理事会 1993 年 5 月至 11 月期间通过的决议一再遭到阿塞拜疆违反。首先，这些决议要求“立即停止一切敌对行动和敌对行为，以期建立持久的停火”，但阿塞拜疆却对纳戈尔诺-卡拉巴赫发动了更多袭击。阿塞拜疆试图利用所有短暂停火及和平谈判，重新集结军队，向纳戈尔诺-卡拉巴赫共和国发动又一次进攻。事实证明，亚美尼亚人和调解人很难与阿塞拜疆建立信任和信任气氛。实际上，阿塞拜疆迄今一直在从商定安排上倒退。

安全理事会后来未就纳戈尔诺-卡拉巴赫问题通过任何进一步决议，因为以前的决议不断遭到违反，挫败了安理会的决定，损害了安理会的权威，降低了这些决议的效率。安理会最后通过决议的日期是 1993 年 11 月，而直到 1994 年 5 月才建立持久停火。

就这样，1993 年 4 月至 5 月期间，阿塞拜疆破坏了所有停火安排。这造成了一种不同的情况，即纳戈尔诺-卡拉巴赫周围领土问题与阿塞拜疆所控制纳戈尔诺-卡拉巴赫领土问题一起成为和平谈判的一部分。显然，纳戈尔诺-卡拉巴赫周围领土是遏制阿塞拜疆企图对纳戈尔诺-卡拉巴赫人民发动又一次侵略和种族清洗的主要因素之一。所以，领土问题是谈判进程的一部分，将根据今后的和平协定加以解决。

与此同时，1995 年 2 月 3 日，亚美尼亚、纳戈尔诺-卡拉巴赫、阿塞拜疆签署了又一项协定，规定在接触线巩固停火，并建立调查违反停火行为机制。该文件未提及领土问题。

对于其亲手发动的冲突的血腥后果，阿塞拜疆当局徒劳地试图推卸所有责任，极力将冲突说成是亚美尼亚与阿塞拜疆之间的领土争端。就此应强调指出，是阿塞拜疆自己在冲突期间主动与纳戈尔诺-卡拉巴赫共和国开始最高级别谈判。

1993 年 9 月 3 日，海达尔·阿利耶夫授权阿塞拜疆最高委员会副主席阿费亚丁·加利洛夫“进行谈判，以安排阿塞拜疆和纳戈尔诺-卡拉巴赫领导人会晤”。作为回应，纳戈尔诺-卡拉巴赫共和国外交部长阿卡迪·古卡斯延也获得类似授权。罗伯特·科恰良和海达尔·阿利耶夫的会晤于 1993 年 9 月 25 日在莫斯科举行。

高级别会议之后，纳戈尔诺-卡拉巴赫和阿塞拜疆的其他官员举行了一系列会谈。虽然阿塞拜疆违反了与纳戈尔诺-卡拉巴赫订立的若干停火协定，但这些谈判最终导致纳戈尔诺-卡拉巴赫与阿塞拜疆于 1994 年签订了停火协定，亚美尼亚也加入为签署国。

签署停火协定的背景清楚地表明，每当巴库要实现某种结果，它就转向真正的冲突方纳戈尔诺-卡拉巴赫共和国本身，而不阻止该国充分参与会谈。

无论阿塞拜疆怎样采取破坏性立场，不遵守联合国决议，不遵守国际法准则和原则，亚美尼亚都将继续努力，按照《联合国宪章》所载原则、宗旨、准则，遵循三个共同主席国总统在意大利阿奎拉、加拿大马斯科卡、法国多维尔、墨西哥洛斯卡沃斯、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恩尼斯基林所发表声明的内容，完全以和平方式解决纳戈尔诺-卡拉巴赫问题。

请将本函及其附件作为大会议程项目 33 和 34 的文件和安全理事会文件分发给荷。

常驻代表

大使

加伦·纳扎里安(签名)
